

国民党将领谈

国共

大决战

战场较量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K825.2/106

2007

国民党将领谈 国共大决战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战场较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民党将领谈国共大决战·战场较量/全国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 - 7 - 5034 - 1984 - 3

I. 国… II. 全… III. 国民党军—将军—回忆录
IV. K82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4892 号

责任编辑: 韩淑芳 吕潇潇

封面设计: 杨飞羊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2600

装 订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: 102600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0. 5

字数: 720 千字

印 数: 10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东北战场

辽沈战役，国民党高层三易主帅

3

陈诚（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）说：

我决心保卫沈阳，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，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，最后以手枪自杀。

蒋介石说：

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，以少胜众，北伐成功。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。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？

卫立煌（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）说：

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，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。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，看谁负责。

杜聿明（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）说：

1

很显然，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，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。我当时自命懂蒋介石的心理，他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他的部属身上。如果放弃东北激起舆论谴责，他就法办某一将领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我想来想去，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。

第六兵团兵败“东北咽喉”之地——锦州 44

范汉杰（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）说：

锦州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，是东北的咽喉。锦州的得失关系东北战场整个国民党军的安危。解放军如果占领锦州，就会形成“关门打狗”之势。

卢浚泉（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这时，东、南、北各方激战甚紧，范汉杰认为情况愈来愈不利，10月8日夜对我说，决定放弃锦州，命令全军向西南突围，企图撤出后与援军会合，并说放弃锦州的责任由他个人负责。各军正准备撤走之际，范汉杰忽又收回成命……

国民党军东北主力——辽西兵团的覆灭 66

卫立煌（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）说：

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总统的命令，也不是不愿意行动，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。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合之后，东西两方同时并进，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。

卫立煌对顾祝同说：

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！你不信，我两个打赌，画十字（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）。

蒋介石说：

我这次来沈阳，是为了救你们出去。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，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，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，和关内各军协同作战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……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，那么来生再见。

廖耀湘（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他（蒋介石）怕我猜疑，决心不巩固，在考虑了一下之后，最终说出了他内心的图谋。他说：“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，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，一定要来一次决战，否则华北就有问题……”

侯镜如兵团塔山受挫与葫芦岛败逃

109

阙汉骞（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）说：

总统亲来葫芦岛，比增加十万大兵还强。

侯镜如（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官）说：

罗奇向蒋介石汇报攻击塔山受挫的情况，蒋介石越听越有气。蒋介石认为塔山的账都应由阙汉骞负责，指着阙汉骞，要枪毙他；还骂他说：“你不是黄埔生，是蝗虫，是蝗虫！”

林伟俦（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）说：

解放军在塔山的阵地是如此地完整。我环顾四周，几十里以内树木很少，解放军怎能在十多天的时间里，找到这么多的木材，做出这样的奇迹呢？这真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。

当时葫芦岛国民党军已成为惊弓之鸟，都在非常焦急地等

候轮船逃命。那时，如果解放军有一小部队施行进攻，葫芦岛国民党军必将全部被擒。

第二章 西北战场

胡宗南部第二十九军的覆灭与刘戡的自杀

135

王应尊（国民党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）说：

瓦子街战役之前，一般官兵对以师、旅为单位的作战，已失去信心。但对整编军以上的大兵团作战，还存有一点侥幸心和幻想。这一次刘戡整军的被歼灭，使最后一点仅存的侥幸心和幻想也破灭了。

曾文思（国民党整编第一军第九十师少将参谋长）说：

师以上的指挥官都很清楚，如果呆住不走，等在前面的就是全部被歼灭。刘戡想突围，但不敢负责任……

王应尊（国民党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）说：

绥署参谋长以肯定的语气说：“第二十七师的意见都对，为什么刘戡不这样做？”其实，哪里是刘戡不这样做，刘戡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他，他还在公馆里请客、吃酒、打牌，置若罔闻呢！刘戡死了，就把责任完全推在刘戡身上。真是岂有此理！

陈子干（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第十二旅少将旅长）说：

胡宗南部自1947年3月13日发动向延安进攻，到1948年4月21日撤离延安回到关中这一年零五个星期中，共被歼灭11个旅以上，约计10万人，其他部队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……

3月间奋勇北上，仅仅半年多的时间，弄到手忙脚乱惶惶不能自保的地步……

何文鼎（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中将师长）说：

这时延安城郊一片慌乱凄惨景象，阵地上的地雷连续爆炸，城内焚烧军服的烈火冲向天空，南关的仓库也燃起熊熊烈火，面粉、黄米、衣物、绷带、纱布、药品等，乱撒在马路两旁，军民争先恐后地向南跑，军属中竟有抛弃小孩而逃命者。

扶郿战役，胡宗南四大主力军

毁于旦夕之间

166

胡宗南说：

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。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，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优势了。今后我们的战略，是要大踏步的撤退，大踏步的前进，来歼灭共军的主力。也许我们一下子进到陕北，或者一下子退到四川。

李振西（国民党第十八兵团第三十八军中将军长）说：

奇怪的是不但第三十八军北边的第一一九军，南边的第六十五军不相信，就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共军究竟由哪里来了？来了多少？为什么各方面都没有情况，偏偏在第三十八军的后方发生了这么大的战斗！我和李振几次研究的结果，都认为是第一次扶风解放时，共军留下的武工队，潜伏在国民党军的后方，黑夜袭扰，企图打乱我们的阵势，吓跑我们。

李振（国民党第十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六十五军军长）说：

胡宗南的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已知道我们突围出来，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。到了指挥所，大家见面会心苦笑，齐叹：完了！完了！

第三章 华北战场

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

189

侯镜如（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）等说：

在辽沈战役后，华北国民党军原以为在长达几百公里的战线上，控制了足够的汽车和火车等交通工具，自恃能机动地使用兵力，可以与解放军较量一下，并以极大的注意力用空军侦察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动静。但战役的发展，完全推翻了他们的一切幻想。

傅作义接任华北“剿总”的初期，除有指挥权外，对于原在华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人事补充等皆不能过问；各部在报傅转蒋的同时，还须由当时的华北“剿总”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负责承转……蒋介石的“口谕”说：“军令听傅的，政治听陈老师的。”

李及兰（国民党参谋部中将参谋次长）说：

一、到不得已时，军师长以上可以乘飞机离开北平；

二、美国人建议，不得已时，在必要地区使用细菌战。

傅作义“王牌之王牌”军的覆亡

198

王雷震（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少将副军长）说：

当时被围在新保安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，是一支兵员比较充足、配有美式装备、战斗力相当强的傅的起家部队——被称为“王牌之王牌”的第三十五军。战役结果，不但这个所谓“王牌之王牌”的军队，被解放军全部歼灭，而且彻底打乱了傅作义“一字长蛇阵”的战略部署。

郭景云（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）说：

好得很，我们正要找敌人打，还打不上，送上来岂不更好。

叫兄弟们好好休息，明早以第二六七师为前卫，来个拂晓攻击，一下子就冲过去。其余部队于早8时前准备完毕，待命出发。

安春山（国民党一〇四军中将军长）说：

傅作义在电话上叫我说话。他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拉出来。”我说：“从马圈到新保安，一目了然，中间没有任何障碍。傅司令长官命令他，他都不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拉他出来！”

张家口战役中被歼灭的国民党军

225

傅作义说：

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，我们在此实行“荣誉交代”。在张家口撤退时，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，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，留人向中共交代。但目前要秘密进行，以免搅乱军心。

孙兰峰（国民党第十一兵团中将司令官兼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）说：

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，华北、东北两大野战军对平、津、张已成夹击之势。处于进退维谷的国民党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的傅作义，心情极为矛盾。记得当时我到北平开会时，他曾数次向我发问：“畹九（我的字），你说我们为什么而战？”

靳书科（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）说：

就整个华北来看，在东北没有完全丢失之前，我们打不了华北共军，华北共军也打不了我们。现在东北完全丢失，中央军那么多美式装备，80多万军队全被共军解决。如果东北共军进关，同华北共军联合起来打我们，我们绝对应付不了，最后必然失败。

天津战役国民党军的负隅顽抗与毁灭

254

陈长捷（国民党津塘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区司令）说：

我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，倾向于保持海口，支持华北局面，牵制华北解放军不得加注于淮海方面，争取时间大事扩军，增强傅系势力，准备在1949年夏间，于平津地区对入关的东北解放军来一次华北大会战的。自负还“不弱”，可争以主待客、以逸待劳的“优势”，争取“胜利”，扭转孤立局面。

林伟俦（国民党天津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第六十二军军长）说：

我们还在等待北平傅作义整个华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，如果天津首先放下武器，是不是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呢？我们如果放下武器后，解放军又怎样对待我们呢？

是不是我们几个首要分子会被处死呢？

杜建时（国民党天津市市长、北宁路护路中将司令）说：

陈拉我到另一室，郑重表示：“如你们把部队带走，我只有自杀。”我看陈长捷如此坚决，暗中与李及兰商量，为北平免于孤立，也为避免在转移中被歼灭，就决定坚守下去，不实行突围。

第四章 华东战场

王耀武 11 万国民党兵败济南城

303

蒋介石说：

济南如果被围攻，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。只要你能守得住，援军必能及时到达，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。为了确保济南，必要时可以增加防守部队。打仗主要是打士气。鼓励士气，首先自己不要气馁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。你们如不发愤努力，坚定意志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
何应钦说：

抗战胜利后，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以来，我们的将领送给共产党的礼很多，你也送了不少。陈辞修曾夸口说只需三个月、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军的主力，可是现在已打了两年多了，不但没有解决共军的主力，我们的军队反而已经被消灭了约 200 多万。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。希望你守住济南，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。

王耀武（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）说：

在这天的上午，内城的城墙已被打开两处，解放军大部相

继进城，与城内守军进行激烈的巷战，伤兵满街，死尸遍地。这时守军已被截成数段，无力阻挡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击。因为指挥系统、通讯机构均被破坏，我与各部已失掉联络。

淮海战役，蒋介石一变再变，国民党军

主力丧失殆尽

323

杜聿明（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司令）说：

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“刑场”，我一到徐州，不是被打死，即是被俘，思想上萦绕着不去徐州的问题：去则大势已去，处处被动挨打，毫无办法；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，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，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，忽然不去，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。

杨廷宴（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第二十五军副军长）说：

黄百韬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，只剩我们两人，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，无法再走，即举枪自杀，但并未断气，我又加了一枪。

杜聿明（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司令）说：

到22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之后，蒋介石仍宣传徐州“大捷”，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，率副团长方治、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，携带了大批勋章、奖章及银元等慰劳品。他们到徐州后还到第二兵团参观了战俘武器及“战绩”。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：“这样的大捷，黄百韬到哪里去了？”我说：“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。”

刘斐（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）说：

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，谎报战果，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，造成上级综合分析判断的困难，每每策定一个计划，随之落空。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，始终跟敌人走。敌人以快打慢，围点打援，以多吃少，我们在战略上被动，所以打败。

黄百韬（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大军作战，随时变卦，动摇军心，影响士气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……如果我被围，希望别的兵团来救。古人说，胜则举杯相庆，败则拼死力相救。我们是办不到的。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，是主力决战，关系存亡，请告老总，注意激励各级指挥官。否则同归于尽，谁也走不了。

孙元良（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官）说：

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防部，不是陈毅，黄百韬之死也是如此。国防部对敌情算不清，对敌人企图断不明，要部队白白送死，实可叹息。陈毅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，离新安镇100里时，还不让兵团西行集结徐州，反要黄百韬掩护第四十四军，贻误良机。为了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。这样指挥安得不败！

黄百韬第七兵团的覆灭

390

陈士章（国民党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）说：

我说：“西走一里好一里，豫东之役，第二十五军和七十二军阵地只隔20里，炮火相接，但终冲不开共军的隔绝。现在留在此地，万一被围困后，梦想邱兵团远道来援，恐不可恃。”

黄也说：“相隔5里，他也不会来救我们的。”

黄百韬（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）说：

反正是个完，突围做什么？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得快意吗？不如在此一个换一个地打下去，最后不过一死，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、总长，叫黄埔同学看看，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地只图私利。万一党国转危为安，也是我们的贡献。

刘镇湘（国民党第七兵团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兼第一五六师师长）说：

我经常狂妄地向部下说，我们在抗战中同日本鬼子都敢拼，难道还怕共产党不成？由于我一再主张在碾庄圩决战不要移动。黄无可奈何，用长途电话请示刘峙，刘复话由黄决定。黄遂照我的主张不再移动，并用汽车追回先遣部队。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决定在碾庄圩决战的经过情况。

李弥第十三兵团的覆灭

404

顾祝同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）说：

这次来，校长交代，这一仗只能打胜，不能打败。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，打败了，就死无葬身之地。

董明德（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作战署副署长）说：

突围那天要来飞机100架次以上，在共军阵地上普遍投甲种弹（窒息性）和乙种弹（催泪性）。陆军先头搜查队戴防毒面具，在前面搜索，抬着布板（一种联络信号）前进。若地面上还有共军阻击的话，就打三颗红色信号弹，飞机便投弹；若将共军消灭了，就放三颗绿色信号弹继续前进。这样你们就可突围去了。

周藩（国民党第十三兵团第八军少将副军长）说：

李弥说：“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，看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吧？”他同时放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我不能死呀！我死不得呀！我若能回去，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要照顾的。你们都可以放心！”

邱清泉第二兵团的覆灭

426

李汉萍（国民党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）说：

从济南解放以来，邱清泉就判断在华东战场上必然有一场生死决斗的大战，并且这场大战必然要轮到他的头上。所以从10月上旬以来，他就积极为此作准备。在他看来，第二兵团无论独立作战也好，协同作战也好，武器装备、弹药等物质方面都比解放军优越，有战胜的把握，但精神方面则相差太远，也是他最担心的一面。

邓军林（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七十军第九十六师少将师长，后充为第七十军副军长、军长）说：

这样，我们部队如果停止不走，是等待挨打，以后想跑也来不及了。我将情况向邱清泉报告，他很傲慢地说：“少数共军，怕什么？打就是了。”他说得那么轻松，殊不知我们已陷入天罗地网，怎么还能打得出去呢？

李汉萍（国民党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）说：

邱清泉自言自语说：“我今年已经48岁了，看也看够了，玩也玩够了，什么都享受过，就是死也值得！”但是我见他的情绪这样颓丧，要解劝他也不知从何谈起，加以我自己的情绪也如万马奔腾，无法排遣，真是“愁人莫对愁人说”。

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覆灭

465

孙元良（国民党第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现在黄百韬兵团已被围于碾庄圩附近，“剿总”决定派兵救黄，到徐州附近集中与敌决战，当然已经走上被迫据守徐州、在淮海地区与敌决战的道路。既然“剿总”调我们到徐州，就自投罗网吧！反正责任应由刘峙承担，大家跟着倒霉就是了。

邱清泉（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无论从战略上、战术上、士气上都不应这样停下来，掉过头去钻圈套。但是，老头子（指蒋介石）这一关过不去，谁能去担保不挨罚！还是这样干下去吧！共军围就让他围吧。围过十天半个月，吃不了，他们会自动逃走的。

熊顺义（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少将副参谋长）说：

成群的饿得眼蓝的兵士到解放军那里去就餐，吃饱以后又回来，甚至有的还带着大饼回来给难友。有的回队一两天，又到解放军那里去了。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打乱了国民党的军心，使部队几乎涣散成一盘散沙，不能控制。

黄维第十二兵团的覆灭

490

黄维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）说：

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用依次逐点蚕食攻击的战法，大约从12月二三日开始，至15日完全歼灭第十二兵团为止期间，逐次由各个边缘据点，伸展到核心据点……在这样零敲碎打之下，迫使第十二兵团残部仅保有愈为狭小的核心阵地，以致无法挣扎下去。

杨伯涛（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少将军长）说：